

黃蔭普著

憶江南館西憶

柳存仁敬書



黃蔭普著

憶江南館回憶

柳存仁敬書

書名：憶江南館回憶

作者：黃蔭普

出版：廣宇出版社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一一〇三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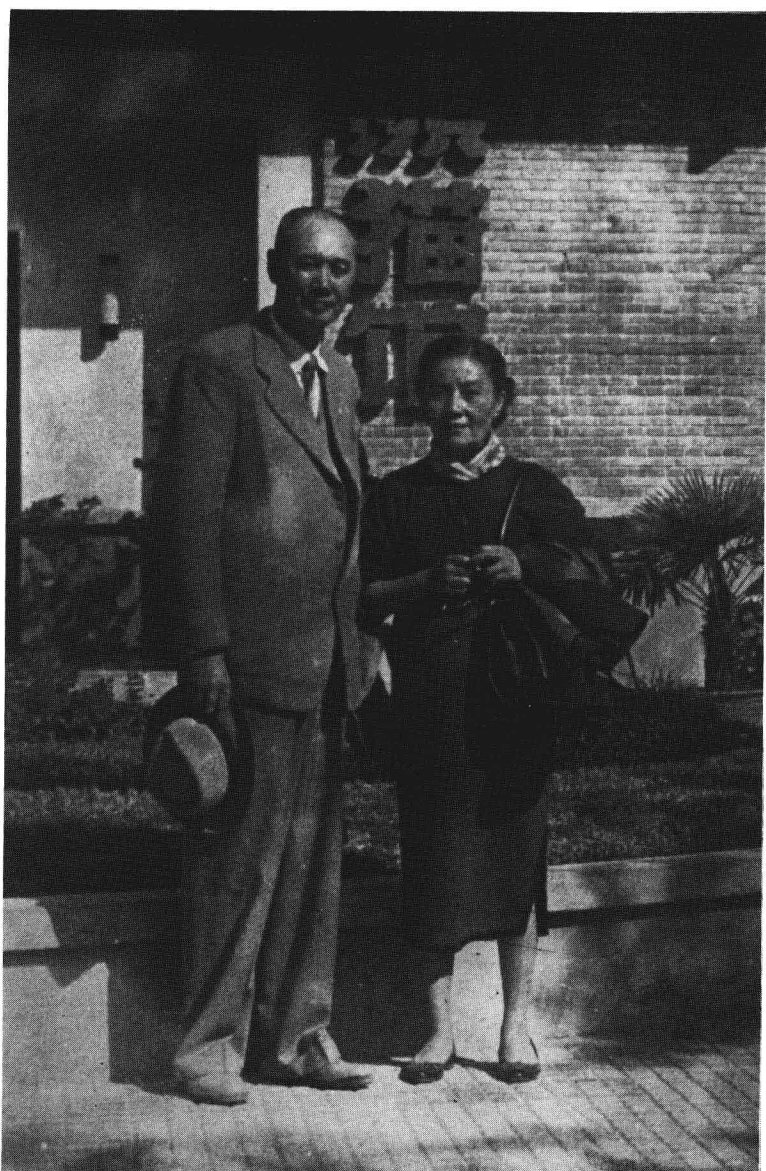
印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香港灣仔譚臣道十七至二十四號

壬子商業大廈五〇四號

版次：一九八九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黃祖永



一九五七年與夫人徐佩蘭女士於北京



五十九歲 結婚三十週年



七十八歲於廣州

# 序

蔭普兄故去已經過了兩週年又有好幾個月了。他在國內外的子女、晚輩們，計畫把他的遺著《憶江南館回憶》印行出版，這在家人親友們看，固然是件很可紀念的事情；把這番意思放大了來說，八十餘年的個人經歷，在這個動盪變遷的時世裏，真實而親切的紀錄，更有很大的社會價值。

我這篇短短的序文，姑且舉一兩端來說：

蔭普是昔年專為留學美國而設立的清華學校出身的。留心中國教育史實的人，都知道清華的開辦是用以退還庚子賠款的經費，而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義和團騷動的起來，以致幾乎釀成大禍，原因雖然很複雜，但是國人的愚昧荒誕，不懂得外情，自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清華的成立，到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改為正式大學，又從辦大學的時期起直到現在，也有快八十年的歷史了。清華的人才，留學美國的也好，未曾出國僅在國內深造的也好，說它是這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各方面建設事業的生力軍，是當之無愧的。反過來說，如果我們妄猜清華出身的人一定崇洋，留學生帶回來的洋學和經驗一定是好高騖遠，不瞭解本國的實況，那就有些無的放矢，也未免小看自己

國家培養出來這一隻只知道默默地認真工作，實事求是的精英了。這部書的作者蔭普兄在這裏娓娓親切地告訴我們不少當年清華的掌故，這不止是研究教育的人對他書中的真實記載會發生濃郁的興趣，就是一般的讀者讀了，也能增加不少有意義的談助。譬如，早年清華學校在各地招生，入學的時候那些各省來的青年才只有十三、四歲（實足年齡可能還要小些）。進的是初中一年級。清華的初等科是四年，高等科也是四年，到畢業後出國，他們已經有資格順利地進入美國各大學的第三年級了。他們這些人外國語的基礎，是在國內早就打好了的，所以出國之後，不但沒有語言的困難，簡直可說是事半功倍。這個辦法，也許直到現在，也還是值得有心之士參考的。

蔭普出國，學的是經濟、會計這一方面的學問，後來他在各地服務，或教書，或做經理，或參加銀行工作，可以說是曾一天離開過本行。但是他個人的文史修養也很好；這固然應當歸功於當時教育課程的中西並重，並沒有一味的重洋輕華，這似乎也可以相通於近來世界各國學者們的主張，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不要劃分太大的界限，以致漠不相關。蔭普在中年的時候已經很喜歡聚書，藏書家的老輩們像張菊生、徐信符、汪憬吾他們都是他的忘年交好友，他晚年把他自己多年來所藏的千百種精本佳構，都已經拿去奉獻給公家了，但是他仍然編著了一部《廣東文獻書目知見錄》，付印過兩版，也是現在各地研究古籍的人所珍視的專門著作。除了這部書，他從前還出版過《廣州之銀業》、《廣州之典當業》，都收在五十餘年前廣州中山大學的叢書裏，這些著作大概在許多圖書館裏都還可以找到。近年香港出版了許多冊的《藝林叢錄》裏，也



有他的小品性質的文章。

用《憶江南館回憶》這一部蔭普自己的書來紀念蔭普，我想，是最好不過的了。《憶江南館》本是蔭普所藏的一幅橫額，原件是廣東的大經學家陳蘭甫（澧）的墨蹟，用來紀念他的老師阮元的。蔭普獲得了這幅墨蹟之後，很是得意，所以就拿它來做自己的館名。其實這一幅字藏在他家沒有幾年，因為他發願要用錢印他所藏的樊封、楊黼香等人的遺稿，已經拿了去易米了。目前在蔭普家裏保存的另一幅憶江南館的橫額，是葉譽虎先生爲他補寫的。譽虎先生是民國近幾十年許多文化事業的護法，也是蔭普生前的另一位知己友人。現在譽虎先生的墓木已拱了，我希望蔭普的子孫們，還能夠好好地保存他敬愛的人的手澤。

一九八八年六月，柳存仁敬序。



目 錄

一	先德追述	.....	一
二	慈母嚴師	.....	五
三	鬻舍生活	.....	十九
四	勞生四十年	.....	三十一
五	餘瀋漫記	.....	四十七
	①藏書記略	.....	四十七
	②翰墨因緣	.....	六十三
	③偕老願違	.....	六十七
	④游覽小志	.....	七十二



# 一、先德追述

清代兵制有滿洲、蒙古、漢軍三類，各設八旗。吾家在清季隸駐粵漢軍正黃旗。辛亥革命後改屬廣東番禺縣籍。

清史稿世祖紀「順治六年五月命尚可喜等征廣東，各挈家眷駐防。十一月尚可喜復廣州。」

駐粵八旗志「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設廣東駐防，並置將軍一人，副都統二人，協領、參領（後改稱佐領）各八人，防禦，驍騎校若干人。」

按以上記載，駐粵漢軍旗人以來自東北者較多，亦有原籍山東者（註一）。惜宗譜久佚，吾家原屬世遠莫能詳。惟余幼時聞諸老輩言，吾家屬廣東籍。清初駐粵漢軍籍黃某無嗣，乃由番禺縣小滘鄉黃姓以其子繼承。然其事未能詳考。每歲清明及重陽節余嘗謁先塋祭掃，摩挲始祖墓碑無官銜。二世祖平谷公碑文作「奉政大夫」（五品，官職不詳），立於康熙某年。當時駐粵漢軍旗人鮮有任文職者（註二）。其職位駐粵八旗志亦無記載。三四世祖任職及墓地均不詳，是否歸葬故鄉，亦無紀錄。迨自清末滿漢限制寬弛，小滘鄉黃姓每年夏季輒邀吾家老幼至鄉園啖荔枝，余幼時亦曾隨同前往，見其祖祠

高懸吾家先輩之科舉及官職牌匾，或可徵其家上代曾入嗣吾家。然此一問題，至今仍懸疑莫能釋也。

先高祖貴安公（諱良材），生六子，遂分六房（余屬大房）。駐粵八旗志載吾家紀錄，始自曾叔祖世藩公。咸豐時任協領，六年（一八五六）升加副將銜。英軍侵廣州，適世藩公駐守廣州郊外王聖塘防衛，治軍綦嚴，於鄉間秋毫無犯，鄉人感德，迨其去世時爲營塋墓以報。此外，世良公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一）之役，因軍器失慎，傷殂，年纔二十七，其子叔祖國鼎公爲武舉人，志中亦有記載（註三）。

先曾祖時和公（諱世泰）以居長，主持家務經營醬園，蓋以吾家時分六房，因命名爲六和棧焉。六和棧營業頗盛，穗城內外皆有分店。至中日戰爭時始停業。清初駐防漢軍本世服兵役，月給口糧，不得經商。然自道光初期國力日微，此種限制遂爾放寬（註四）。

先曾祖有子五人，先伯祖君平公（諱國政）任協領亦見駐粵八旗志與先祖秀軒公（諱國俊）俱爲原配章太夫人出。叔祖國本公仇太夫人出，國紳國敏公則爲梁太夫人出。先祖秀軒公習武，自繞騎校遞升至協領。生平廉正勤儉。曾憶其升協領時，循例赴京引見。當日交通阻隔，郵遞未暢通，有顯宦知其將北行，託入京代遞要函，以銀四十兩爲程儀。先祖壁謝，而允爲寄書。鄉人多欽其廉直。平素喜樂助貧苦，每年將其官俸之一部分免息貸與鄉義會，先後達三百餘兩。鄉人無不德其義行。先祖去世，遺囑以此

項貸款歸還後列余名下。民國成立，鄉義會解體，貸款亦未歸還。

先祖生兩子，長子先嚴子衡公（諱鈞）生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八月初五日。初娶孫太夫人無所出。繼配即先慈柳太夫人。次子小軒公（諱煊）三歲失明，無子，由二十一叔父退盒公（諱銳）長子恩銓繼其支。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八國聯軍攻陷北京，舉國騷動，先嚴時任驍騎校，昕夕防禦，不辭勞瘁，濡暑染時症，醫治欠周，竟於六月二十三日棄養。迄歿時諸醫亦未能辨定所患為何病症也。先嚴之靈柩原葬小北門外御書岡，後遷至獅左爪岡。

吾家自先曾祖定居廣州西門內寶富巷（現稱海珠北路）逾百年。初時爲一小屋。後以生齒日繁陸續擴展，南至惠愛西路（清季及民國初年稱西門大街，現改爲中山六路），北至金家巷，西至玄妙觀（現改爲市場），皆屬黃姓大宅（註五）。老屋結構簡陋，各房隨時逐漸擴展，並無精密計畫，用材更屬單薄，街巷水渠淤塞，每值雨季，宅內水深盈尺。舊居現已由政府收購改建。族人亦遷居，分散各處。

（註一）廣東八旗漢軍人其來自東北者有談張等姓。柳王等姓則原籍山東。

（註二）清季光緒年間廣東漢軍籍人，科甲人才漸盛，如武吉祥光緒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崔永安光緒六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徐受廉光緒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劉世安光緒

十五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李家駒光緒二十年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談國楫光緒二十一年進士散館改知縣；左需光緒二十九年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商衍灝光緒二十九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商衍灝光緒三十年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此外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年間鄉試會試廣東漢軍籍旗人中試者有十餘人如徐榮、陳良玉、談國桓、商廷修、崔永年、金國寶等。

（註三）七叔祖鑄山公（諱國鼎）生二子，長宣廷公（諱誥）次益三公（諱謙）。宣廷公光緒二十四年（戊戌）進士未散館，光緒三十一年出使義大利欽差大臣，宣統二年任陝西陝安兵備道。益三公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〇〇年）舉人。清季任廣東諮議局議員。據廣東辛亥革命史料所載，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九月初八日文瀾書院會議，「漢軍代表黃謙登高演說，言滿漢人前頗不相能，惟今崇尚人道主義，不忍流血，所以極爲融和。現街上謠言，謂吾人決裂，實無此事，衆大鼓掌。」「十九日全省各團體在諮議局開大會即派陳景華、黃謙、祥庸送公文印信于督院……」可見當時情況。民國成立後益三公曾任銀行經理，爲余之啟蒙師。

（註四）漢軍籍人經營醬園者尚有舊城隍廟前（今中山四路）劉姓之致美齋，現仍繼續營業。

（註五）民國初年宣廷益三兩公就故居南部關建頤廬。春秋佳節時邀諸長輩來寓雅集，暢談文史掌故，余幼時蒙命待座，談言微中，幸爲長輩所獎譽。

## 二、慈母嚴師

先慈柳太夫人，字雲清，生於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正月十九日。康熙間先世自山東蓬萊徙廣州，隸漢軍正黃旗。外祖母左太夫人爲左公子興（秉隆）之胞姊。左公於清季任新加坡總領事，以先慈明慧好學携之赴新洲，親授詞翰，逾年遂能爲文，尤喜讀醫籍。居南洋之載，遭先外祖父之喪始返粵。先慈擅女紅得以奉母課弟，又嫻靜知禮，戚郇咸稱譽。年二十七來歸先君爲繼室。左子興公苦命行詩中有「貧女嫁應遲」之句，蓋道其實也。

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先君棄養。先母時方有身摧慟欲絕，以遺腹尚存，力爲隱忍，憂傷數月，體力衰弱，胎兒兩日未墜地。母子幾危殆。當時助產婦，俗稱穩婆者多無醫學常識。適先外祖舅子興公因公在粵力主改邀西醫，遂延鄰近新卒業之西醫謝愛瓊女士來，施手術（註一）。余於是年閏八月十六日酉時出生。距先君去世纔三閱月耳。余生而羸弱多病，先慈提抱劬勞。余六歲時先祖母與先外祖母相繼謝世。十歲，先祖亦棄養。舉人世間憂危之境，並及兩姓，先母以一婦人持家門戶，教養兩姓遺孤。代子職爲嚴父，爲慈母，更爲良師，仔肩之重，不言而喻。先舅父筱川公（宗權）先後入

廣州同文館及北京稅務專門學校讀書，先母力任學費至卒某。其事其懷固恆爲鄉人所稱道者也。

蔭普年四歲，先慈親自課讀，督責不稍寬假。循舊例初讀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幼學瓊林，孝經，繼則讀唐詩三百首。晨興必須將上一日授課全文背誦畢，方許進朝食。回憶昔年青鐙竹簾，先慈夏夜授書之情景，音容宛在，今已不可復得矣。六歲蔭普由先叔益三公啟蒙（註二），隨入家塾。一年後以生徒多散，始改就外傳，入書同巷李氏家塾誦習四書，毛詩，尚書及左氏春秋，十一歲始習作文，每旬一篇。宣統三年（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余隨先舅母移居香港一月（註三）。返廣州後曾用少衡名投入粵城中學（前爲八旗中學，校址在書同巷）。未一年粵城中學改組爲廣州乙種商業學校。教員中有韓貢三，宮文卿陳虎文先生等六人。當時學費每月僅銀幣三角（俗稱三毫）。月考名列前三名者且可豁免。余常名列前茅，在校兩年祇交學費一次然已爲先慈呵責。十二歲時又在夜塾補習英文，每週五小時，地點在紙行街。當時街道夜無燈火。每夕返家遙見一燈如豆，先母待兒倚閭而望，此情此景迄今亦記憶猶新也。

余幼時先祖以年衰事繁，戚友往來交際，常命余代表。先母慮余失儀，亦時如訓導，惟以七八歲小童對舊社會此種應酬揖讓進退常未能悉中禮節，歸輒受責，其後余稍能應對，亦先母督教之功也。

余家人口衆多，亦可稱爲舊時代之封建家庭。各房因產業問題時有糾紛。余以孤



子，先母爲防意外，不許余共兄弟輩同遊戲，日常孤坐室中閱書或偶至小園賞盆栽耳。

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北京清華學校（一九二八年改爲清華大學）在廣州招考中學一年級學生。當時清華學校分中等科及高等科。在校肄業八年，畢業考試及格後，公費送往美國留學。余心羨之，然恐不能取錄始改名蔭普應考（註四）事先亦未稟告慈親慮或未能入選益受責備也（註五）。試後十日教育司揭曉，余名列第六（註六）。始將經過稟陳。此事余妄自主張，事關學業前途，先母獨能見其大，不惟未加嚴責，且許成行。時戚友多以余爲遺孤，且體弱多病，不宜遠道就學爲言。先慈則以今日非求新學胡欲自立，力排衆議。先叔益三公更於余行前贈詩勗勉（註七）。

先母家教至嚴，雖微細亦不稍寬假。除節日外不許余進零食。衣著皆布質且多屬先公所遺而爲先母改製者。余赴北京前未嘗有絲縷著身。到北京後，天寒體弱，先舅父爲購一狐裘，事爲先母所知，曾致書先舅父薄責。對家中女僕，先慈亦不許余呼喝，惟二事則所不禁。一爲購書，故余往京就學前，假日時往雙門底下街（今日北京路）各書肆購買水滸傳，西遊記，三國演義，封神演義，草木春秋等書以供課餘閱讀。一爲栽花。宅後有隙地，先祖及先君曾植蘭、桂、梅、竹一二十株，余幼時略知賞玩，更偶以三五銅元購買小盆栽，積而成習，至中年時興仍未衰，惜此種玩好在移居香港後以寸金尺土，寒士之經濟亦不復許我恢復此雅癖矣。

在清華學校八年，余稟承慈意，祇於中學（註八）及高等科畢業時曾返廣州省親。其